

種九第書叢小火烽

忙 夏

著 基濱駱



版 出 社 火 烽

售代總社活生化文林桂

83716
422 錄 目

目錄

失去了巢的人們.....	一
落伍兵的話.....	七
夏忙.....	一二
在廟宇裏.....	一六
戲台下的風波.....	二四
意外的事情.....	三一
夜與晝.....	三九
詩人的憂鬱.....	四四

失去了巢的人們

停泊在黃浦江上的新寧與江輪，像一隻死爬虫似的，集滿一些螞蟻般上下蜂湧的人羣。船身保持不住平衡的重量，隨了叢雜脚步所踐踏的搭板微微顫動着，週遭水皮激盪起爲夕陽映射的金黃彩紋，向四圍靜靜翻捲開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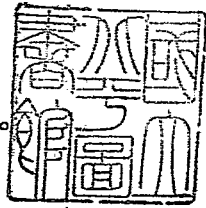
碼頭上的扛夫，高聲呼喊阻礙身子的提籃小販。旅館伙友肩負皮色光潤的行李箱子，護送腋挾皮包的青年的漢子，走上船去，後尾頭留短髮而鼻尖微紅的蔡大有不聲不響也隨着溜上甲板。

蒼黯而飄散有油膩氣味的客艙走廊間，五光十色的旅客擁塞住了，釀成一片沸騰聲浪。

「前面怎麼不走？」腋挾皮包的漢子，仰臉望着，手指取下備食的雪茄烟。豐肉折疊的白厚脖子，在蔡大有眼前扭動。

「……這是國家事情，誰讓我們都是中國人……」旁邊茶房向一個身穿着青嘩嘸西裝青年打着手式，體態輕盈的少女，半面玫瑰色臉倚貼那青年的肩膀，恬靜地聽着敘說。

一陣芳香撲鼻，蔡大有偏偏臉，落漠心情抹上了一層感喟，悵惘地放下手提包裹，在挑行李伙左側坐下去——別了繁榮的上海，血染的祖國之失地……



偶抬頭，樓輪扶梯鐵欄上發現了一批批背負着失去行動自由者的人影，後面的一個腰軀彎勾着，兩手搬托背脊上漢子的曲腿，一對有托柄木脚橫攔在人胸背之間。

「是傷兵呀！日本人上船檢查用什麼妙舌去對付……他們爲什麼不早退？」中年漢子形色惶惶而驚愕，摸了摸黑皮包說。

「不要緊！日本的黑手還伸不過租界這道鐵牆呢！」西裝青年這時掏出玲瓏烟盒。

「呵……不過總不十分妥貼。」吸了口雪茄烟。「你也是到寧波！」

「從寧波想轉長沙，你呢？」望望神色穆然的少女。

「到漢口去趟，上海沒法住下去了，漢奸像虱子那樣多……」

人羣流動了，扛夫又高喊起來，蔡大有滿懷焦灼擠在這漩渦之間，包裹有意味的，時時擋塞在人們腿股的空隙裏，後面的趁機擁上前，而他側身拉繯樣，伸着胳膊抓牢牠，微微隨了人們的脚步挪移，胡亂湧上二層樓輪，週身有些舒散。蔡大有透了口氣，望望幽長的走廊，人叢裏已失去了挾皮包漢子的身影。

到那裏去？自己問着。

顯然是平滑地板，閃光磁石鑲邊的旅客房間對他身份是十分適宜的。蔡大有凝立了半時，手提包裹又蹣跚走返原路。逆衝着人流。

底艙馬甲搬運手，三五成羣，裹麻包貨物，一個滿手污垢的水手，在拉扯油穢繩索，口裏隨心所欲低聲哼唱着。

蔡大有搜視一週，尋不出遮眼避身的處境，重又混在人叢間，攀登上扶梯。

漂亮而幽雅的房间，磁石般吸引着旅客，人羣在梯口上，向各處分散，一個穿銅鏽色長袍的人，雙手懷前捧着什麼，拐上三層客艙。蔡大有，一聲不響尾隨上去。

「沒有好房間了，都佔滿了：早來：暫屈一夜：」茶房打扮的人，滿面賠笑在四十八號房間說。蔡大有，裝作優閑姿式，大搖大擺走過去，沿路橫倒斜臥着些失掉手脚的傢伙，他們裝扮着各式各樣的人物，臘油色黃臉，凝靜無語，有的吸着劣等香烟。

蔡大有放下包裹，蹲伏在四十八號門前，因為船尾已阻塞滿包頭裏面的人叢，只有整船生命財物，都托付紅綠色保護下的那面意大利旗幟，舒暢而欣榮地迎風飄展。

「同志！向身側伏臥的人低喚了聲：「哪一師的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翻翻眼皮有所忌疑地問：「你是作什麼的？」

「我是七七師的步兵：隊伍退下來失散了。」蔡大有，有的滿眼喪惘光輝逐漸消逝，開始爽朗描述虹口一役了。

「說話小點聲：這不是在中國的海口……」四十八號門扇霍地閃開，口含雪茄的面熟漢子，向

蔡大有盯了一眼擺動粗胖身形走出來。腋下已見不到皮包的影子。他彷彿不耐煩什麼左巡右顧走向夾道。

「他媽媽的……」蔡大有歪了歪臉，門縫裏有人影幌動。

「我……噫！在這人慌馬亂的時候，你不要纏我的腿。」房間裏透出低微而蓄有煩燥的聲音。

「……誰纏魔你……」

「你這是作什麼？並且我到長沙看情勢，會給你電報。」對方沒有動靜。

「留在上海對於我像烏在鐵籠裏似的，我到南方還活動活動。」

聽聲音多半是一個怒意的倒身床上，而別一個人是挪着木椅，皮鞋碰到木器發出乾燥聲響。接着一個低微的啜泣聲，傳過來。

「見鬼。鬧什麼！他媽媽的。」蔡大有提起包裹想挪往別處。

江輪起錨了，零亂鑼鳴壓低了淆雜人聲，跑步聲。船身動搖起來，配合了馬達急速的響動而一陣陣顛抖。

四十八號艙門啓開，西裝青年皺着眉頭，送出豔裝少女來。她那睫毛下的麗柔眼睛還掛着晶瑩淚水呢！——疾趨下樓梯去了。

「這小子的姘頭？」半臉裹着綳帶的回眼送着那一雙人影。
蔡大有這時像有寒熱病似的隨了鑼的急鳴，而焦灼，心情并夾有恐懼的因素，望着已安靜下去的人們。

船逐漸移動，口含雪茄的漢子，在迎面捲進海風的窗上眺望，頭髮一飄一飄地閃動。

「掉票了！」夾道角落裏高嚷。

蔡大有低下頭儘可能避着茶房的眼光，背倚了油光板壁，不聲不響的兩手抱起膝來。

身穿蒼青嘩嘸西裝的青年，雙手插進褲袋，吹着口哨走入房間。接着，茶房左站右移地喊過來：

「換票子……換票子……」

「沒有，」蔡大有啾着伸到眼前的手掌說。

語音帶來了騷擾，每個失掉手脚者都仰起了頭。

「這是一個道地的流氓呢！」茶房向別人說。

「無賴！」

「沒廉恥的東西……」商販裝扮的說。

「總之我是中國人呀！」蔡大有滿面燃燒起羞怒的火焰：

「媽媽的罵什麼！」

「他娘的幫什麼腔……」半邊臉遮在繃帶下的向另一面嚷：

「他也是失散了的……你們不是中國船嗎？他娘的。」

四十八號房門，推開來，西裝青年正用刀削着紅蘋果，一邊吃着。

「沒有票，到吳淞口，送你到日本兵艦上去。」賬房搖擺着手威脅了句。

「他奶奶孩子的，打這些王八操的，他們侮辱咱們軍人……」一個抓起拐杖擲去，半隻腿跪伏下。

「他娘的，漢奸……」

「你不該在傷兵面前說這話呀！」穿銅鏽色長袍的看護士也站起直挺的身子。

「打……打……」

「不要鬧……不要鬧……」擲掉雪茄烟尾，微胖漢子說話了：「日本兵艦上朝這里打望遠鏡呢！一百十個臉扭過來，半面裹在繃帶下的傢伙扶着腋下撐支有托柄拐杖的人站起來。」

長崎丸閃在後面，一隻灰銀色的小型軍艦上，簞動着雜亂的黃色隊伍，艦尾的太陽旗迎面撲來。這種沒有一息聲響，蔡大有激喘地呼吸着，兩手抱了頭在默然中俯下紅鼻頭的臉。

落伍兵的話

公路破壞後而成爲廢墟似的日車站，門窗都被零碎的損毀了，誰在雲灰色的牆壁上，用石塊一類的尖銳東西深刻着些「趕出日本鬼子」或「保衛我們的家鄉」等字跡斜歪的句子。沙土平坦的停車場所，長起了稀疎的馬尾草和一些野蒿叢。過客將一些啖啃後的蒼藍色的西瓜皮，毫無顧忌地擲棄在那裏面。

車站旁，一片滿地爬的大葉蕨蔓下，還掩埋着一個個圓球似的西瓜，誘引着行人的眼睛。

終於瓜田主人搬來了。他是一個寬鼻樑厚嘴唇的老農。帶着他的烟管和燈籠，在站長室的一個角落上架起板床，並掛上了烟塵燻黑的粗布蚊帳。

夜間，村裏年輕的農民也將這里作爲談天的地方。尾隨這小小集團而來的，還有姜先生。他像是蒼蠅嗅覺着殘飯似的，到處尋覓着集會搭進去。

六月的晚風，吹展着稻田穀物的捲葉，月亮一片淡淡的光輝，刷亮了週遭的幽景。這正是姜先生談的有勁的時候。

「嚇！炸彈滿天下，南翔那時已成了死神揚武耀威的地方，隨時隨地都有新的肉軀和鮮血潑倒

在地下，逃難的人，海外似的無邊無沿，我那時也投在人羣裏，跑呀！拚命的跑……真他媽見鬼，前邊流彈飛嘯的草叢裏，有人罵起來：「他娘的你們找死，往日本陣地跑呀！」我的天，黑影裏誰能辨別出東南西北，又沒帶着指南針……」

別人正聚精會神的聽着，突然燭焰跳撲地伸閃了一下，隨了站長室門「呀」的一聲響，一個肩，上斜搭了軍服的漢子走進來，而薰蚊子的艾草烟飄舞出去。

「有什麼吃的沒有！」音調和舉動一樣，充滿了疲乏。從他那塵沙，汗垢染滿的襯衫上猜索，一定跋涉了幾十里長途了，而他的語韻又是那樣難懂。

「沒有，到前面村子去要呢！」

「那西瓜賣多少錢？」一眼看到床底下，黃昏才摘下的那幾隻，他就蹲下來，用手一個個拍着。

「九個銅板一斤……」瓜田主人移動了蠟燭。

「稱稱這個……」

「這些大的，都讓這位姜先生買去了。」他向這邊睜了睜眼，「挑個小的吧，小的都熟透了，大的還怕靠不住。」

這漢子抓起軍帽，揩了揩臉上塵土，在空隙間抱膝坐下了。

「老總是北方人吧？」姜先生搭訕道。

「東三省，你呢？」
「老總」是我們那邊的話。」

「奉天。」

「唉，咱們是老鄉……你來到南方幾年了？一個人嗎？」這漢子抬起方盤上的桃紅色瓜塊，止不住貪慾般，大口吃着。

「來了一年多。」

別一些人也爲了這巧遇，而伸長起耳朵來，希圖從這些不諳熟的語音裏收取些能明瞭的意思。一面從艾草烟霧間，投瞟着兩人的臉。

「吃塊瓜……一點都不甜。」這漢子邊用軍帽擦着滿嘴淋漓的瓜汁，邊給姜先生送一塊而埋怨道。

「好吃的瓜，到海寧去，四五個月前那地方還沒被東洋兵佔領。」瓜田主人戲謔地笑起來。

「老鄉」這漢子向姜先生說：「咱們那邊的瓜，是什麼味道！從老家失去後，我跟隨隊伍調到江西，又跑到河南，一直等到咱們少帥，回國開到西北，我沒能再嘗到過。成天價我這樣跑啊！人家南軍都有火車坐，咱們隊伍只好用兩條腿，昨天又奉命向××山開拔，我因爲鬧痢疾落伍了。我這正是去追咱們的隊伍。誰叫咱們六年前不開亮就跑到人家簷下來避雨呢！——你在這里作事，不受南方人的氣嗎？」

「不，一點也不，你知道現在正是一心打日本鬼子的時候，當然那年能回到老家去更好了。你不要受了漢奸們的論調的感染……」姜先生平心靜氣地說。

「不是，我……我不過是這樣說說，」落伍的兵飛吐着瓜子：「你的家眷都在南方沒有？」

「自己匹馬單槍的創……」一半爲了羞一半爲年輕，姜先生的豐腴腮肉有點紅：「不想成親。」

「不在這成親倒很好，一個人總得記住老根……再說，南方的姑娘不好，」搗願，「挺浪又挺嬌，那趕得上咱們北邊的娘兒們來的實在！就是下莊稼地前得「煞妥」。老疙疸，我說這話你可別不信，真的好好弄幾個錢回家去娶親，街坊鄰居看着也稱道。」到底沒有忘了從小爬來爬去的那塊土……

說完，落伍兵低頭在燭光擺幌下打開了小小紙包。兩指捏了五角鈔票，投在瓜田主人的手裏。

「再切一個嘗嘗吧，我給你挑擇個好的。天老是下雨，把這一季的瓜都淋的發了霉，有的連陽光沒都見就死了。」一手擎着弧線形的長刀，一手移來移去地拍着瓜肚。

「不吃了。」落伍兵在軍褲上揩了揩手。

「再吃個吧！道上省了口渴，沒有錢也沒啥緊要……你是東三省人，又來浙江替我們保守家鄉。」一個臉孔堅瘦的年輕農民插嘴道。

「那我是脫了這件衣服說。」他指了指膝上搭的軍服：「若是穿上這件衣裳我就不是東三省

人了。我是屬於中華民族的，爲中華民族來保衛中華民族的疆土。」
這傢伙站起來，在人們頭上拍了拍屁股上的塵土。

夏忙

烈陽火熱，樹葉失去了生氣，凝靜不動。五月天在錢塘江南岸，展開一片縱橫的翠嶺，碧綠的原野。一條風草不動的山道上，三先生脫去長衫，蹣跚獨行。爲了農民座談會約定的時間，加快了腳步，帶去的幾本雜誌，暫時作了扇子，汗水流滿緋紅的臉腮，右手不止的搥。

田畦邊年輕農民在「車水」，年紀大些的，兩條赤腿拖在泥水裏，半爬半跪着插秧。銀鈴般流水聲，陪伴他們的寂寞畫眉鳥棲入林叢，悅耳地低鳴起來。

山脈阻住了氣流，三先生的粗胖身子感到拘緊，氣息逐漸悶窒，脊樑流下大量的汗，衣背濕透了大半截。馬蠅嗡嗡地飛翔，石頭子都有些灼熱。裹在燥氣騰騰的桑地裏農婦們邊談笑邊攀附着枝葉。

「三先生到啥個地方去咯？」一個白掛黑紗褲，露出兩隻健強白胳膊的少女打招呼。

「到沈村去咯？」認識是婦女夜班補習生，三先生揚了揚手。

「不歇歇，那樣忙？」

「都忙呀！你也是忙。」擦了一把汗。爬上山崗，迎面撲來了小風，頭髮飄起，褲筒立即膨漲，胸肺抹上一層稀有的爽快。

碎石舖的小路，分岔開去，三先生望望道旁，手持汲水淋漓的牛鞭子的老農，蹲在農具旁吸起烟來，後面一塊紫褐色石岩山，三五个壯年耕手圍攜着冷茶盆。

三先生走到樹蔭下，站住脚步，汗珠密淋淋從毛孔排洩出來。

「有水解解渴嗎？這熱天。」

「喝吧！」一個袒露鐵黑色胸膛的指了指冷茶盆：「年景早呀！沒有飯吃的年頭。」

「先生，有什麼消息帶來嗎？聽說杭州的日本人又增兵了。」有一嘴巴濃腮鬚的老農，將搖尾喘吁的灰鼠色牛牽過來問道。

「說不定，終究會渡過來的，不過，不要怕，這裡都是山，只要村子和村子，鄉和鄉能團結起來，敵人便不敢來。」

「這年景……有什麼法呢？」老農的眼睛裏充滿失望的停滯眼光。

「打遊擊，就是妙法子。」袒胸的說。

「聽說三先生不逃難，老百姓都會跟着他上山，可是我不知道三先生有多少枝快槍。」老農蹲下來。

「認識三先生嗎？」三先生的汗更加多了，臉漲的通紅閃耀着明朗而欣慰的光。

「見是沒見到……」

「三先生！三先生！」大福從山坡奔來，一面揮臂疾呼：「他們都等着儂開會呢！」

「三先生！你就是三先生。」像受驚的雄雞，彼此側歪起頭，眼睛迷惘而驚訝的互相望着。

「回頭再談天，有暇到普靜寺歇歇，我很忙……」掉回頭來，三先生問：「有多少人到會了。」

「再坐下歇歇，三先生。」老農兩手撐膝站起來。

「走走，人到的交關……」大福這孩子扯起三先生褲腿，拔腳飛跑起來。

「再見，老伯伯。」三先生老遠搖了搖手。

山風陣陣拂面，衣衫飄揚着，兩個人下了山脚。

蟬起勁的顫鳴，蜂子忙碌地飛，地皮像要燃燒，石頭將能噴火。

剛進沈村路口，一隊活潑野兔似的小學生跳躍着走來。

「三先生……我們到石泉宣傳去了。」一個面色潔白的女孩子說。

「三先生……我們演劇去了，演打回老家去。」

「三先生……我們都在學校等你呢！」說話的猛地攀起他的肩膀，跳了一下。

「三先生跟我們一塊去。」

「不要鬧，不要鬧，三先生很忙。」身體短小而英俊的教師轉過臉：「嘻嘻，你剛到，我們要到石泉去了。」

臉孩子。

「忙吧！你們都加油去幹，回來我聽你們的工作報告。」三先生放下兩臂環掛在他頸子上的麻

「快走呀，三先生！」大福驕矜地瞅了瞅頻頻回臉的小學生們，又扯起他的褲腳來。

在廟宇裏

春的氣息，在空閒飄蕩；沿嶺、蓋公路的楊柳，垂下細纖而嫩秀的枝葉，柔風吹動芳草，公雞在打午啼，太陽欣然高照着。

帶了竹編圓笠的黑臉漢子，肩上斜豎了旗竿似的一根扁担，纏細着補有棋塊大小的雜色布片的袋子，帶領同樣打扮的人，三五一夥三五一夥地走去。

穿鮮藍色大衫的，和撐着黑紗傘的農婦，混雜在他們之間。一個妝飾得花枝招展的女人，手攜孩子，似乎在思索什麼，低頭默走。她後面的那學生裝束的青年，是附近誰都認識的——作民衆運動的王。

屬於會稽山脈的博大山嶺，從早晨起，連續不斷的各色各樣行人，現在是有些稀疏了。剡溪小划船上的香客，還是提籃負袋的向岸上跳。王曙朝氣地環顧着，在想怎樣從羣衆中抓取及發展幹部。沉醉在酣濃的冥想裏，腳不經意地踢着小石子，閃過疇浦站東面把守在兩塊巨高巖石之間的哨崗。疏林密竹圍繞的村莊中，可以清清楚楚看到，在操練的新入伍者了，一小排一小排，邁着整齊的步伐。

像有磁石吸力似的，清風廟吞入大批五花十色的人流，幾個孩子蹲在擺香燭攤的前面玩什麼，王曙及撐傘的農婦，從他們側面走進，而扛着扁担的一羣，却臉也不偏直挺挺走過攤前。

是一個破敗不堪的廟宇而重新修的，王曙一進門就覺到了。

戲台上的散亂桌椅，朽爛而殘壞，灰塵煊染着一種使人感喟的色影。然而菩薩殿却相反，紅漆木彫刻着花紋，金飾屋簷刺目的輝煌。香火濃燃，煙霧瀰漫，整個空間擠滿了走動的人羣。

「王先生！」上海回鄉的工人阿二點下頭。

「才來？」杭州避難來的錢立走過來。

王曙的兩手被分扯着，三人併肩走進廂房。

小學教師沈和他打着招呼，十六師四八旅政治宣傳員正和八個長袍短褂人酣談着，手不住擺舞，後背不住伸縮。

「今天是清風娘娘主祭。」阿二指了指大殿當中的祭豬，禿皮刮得白而淨。

「全縣縣北鄉小學畢業生都來吃酒呢！」沈掏出香煙盒。

王曙沒有聽到講什麼，這時他正偏頭伸耳探聽着另一桌上的談客。

「你們要積極，農村中智識份子不動手組織，還有誰！」政治宣傳員兩手捧起了茶杯。

「話倒講的不錯咯！」失勢的劉師爺俯頭沉思。

穿鮮藍色大衫的漢子，滿面春風地走進來。

「王秀才」

「王老先生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所有的人站立起，點頭迎過去。小沙彌倒茶，大和尚整理着坐椅。小組會議衝散了，政治宣傳員發現了王曙，但他與這新來客周旋。紛紛寒暄過後，陣勢化作以王秀才為中心。談話重又開始，山遠處拜廟人的減少，扯到了抗戰的局勢。

「我看全面抗戰是不對的，先應當以半面抗戰，因為有全面必有半面。」向胸前吹了吹香煙灰，王秀才悠閒地賣弄着天才。

「全面是這樣；縱的政治教育經濟等的「抗戰化」，橫的是全國軍隊壯了的總動員。半面是對付不了敵人的。」阿二的語音，在秀才面前有些顫抖。

「我是這樣說，無論如何也將留下「半面」來維持民生呀！並且得「使民以時」，那麼才能「使由之」呢！」

王曙瞥了下政治宣傳員，兩人會意地走出來。

嵌在牆壁裏的明朝碑文，字跡消蝕了，兩個兵士腋下挾了號筒在談，他們打了下招呼閃過去，杭

像有磁石吸力似的，清風廟吞入大批五花十色的人流，幾個孩子蹲在擺香燭攤的前面玩什麼，王曙及撐傘的農婦，從他們側面走進，而扛着扁担的一羣，却臉也不偏直挺挺走過攤前。

是一個破敗不堪的廟宇而重新修的，王曙一進門就覺到了。

戲台上的散亂桌椅，朽爛而殘壞，灰塵煊染着一種使人感喟的色影。然而菩薩殿却相反，紅漆木彫刻着花紋，金飾屋簷刺目的輝煌。香火濃燃，煙霧瀰漫，整個空間擠滿了走動的人羣。

「王先生！」上海回鄉的工人阿二點下頭。

「才來？」杭州避難來的錢立走過來。

王曙的兩手被分扯着，三人併肩走進廂房。

小學教師沈和他打着招呼，十六師四八旅政治宣傳員正和八個長袍短褂人酣談着，手不住擺舞，後背不住伸縮。

「今天是清風娘娘主祭。」阿二指了指大殿當中的祭豬，禿皮刮得白而淨。

「全縣縣北鄉小學畢業生都來吃酒呢！」沈掏出香煙盒。

王曙沒有聽到講什麼，這時他正偏頭伸耳探聽着另一桌上的談客。

「你們要積極，農村中智識份子不動手組織，還有誰！」政治宣傳員兩手捧起了茶杯。

「話倒講的不錯咯！」失勢的劉師爺俯頭沉思。

「我是石山頭 王先生的「鄉村救亡協會」裏的會員，可是他們都欺侮我……」拿出賬本式的疊折紙張，向王曙手裏塞：「你看看吧！」

「到底什麼事，先講講。」王曙對這面生漢子注視，那粗大而蠢厚的手掌，有些抖索，賬本式的東西又塞回兜裏。

「我的阿弟是過繼給阿叔了，可是他們想爭我的財產……」又掏出賬簿式東西：「……你看吧！王先生……他們都想撈點錢……要送我到法院去……」

王曙無語地翻開那草紙簿，分產的遺書上面寫了「合同」二字。

「……樹大則枝分，源遠則派別。因之昆仲分家，已勢所當然……次子承繼二弟為嗣，家產之半作為繼產……余壯年曾值薄田五畝七分屋園……亦對股均分……」沈吸香煙，低誦下去，下顎緊倚住王曙的左肩。

「吃酒了，王先生！」阿二在赭紅牆角，搖手高呼。

「是和你弟弟兩股均分所有的遺產。」王曙遞過分產書。

「那麼那不能承繼阿叔的房產了？」

「你阿弟的事，儂就不要管走！八成末桌席了。」沈已抬起脚步。

「晚間我到你那去再說。」王曙拍拍這傢伙的肩頭。

大殿裏人聲沸騰，杯盤雜響。香頭來往舉弄冒火香把，花枝招展的女人，在擺卦攤前低訴。

王曙靠近六××桌，政治宣傳員拉了號兵坐在一起。王秀才舉杯向錢立讓酒，農婦手提黑紗傘，拜着菩薩。

「飢荒呀！飢荒呀！今年是大劫……吃糧現在就得向縣城去挑了……」鄰桌傳來感嘆，抵觸着王曙週身神經。

「從前這廟裏主祭，來吃酒的都是秀才，現在是洋學堂畢業生了……」王秀才筷挾素炒豆腐，送到唇裏：「潮流不同了，你看現在，雖有齊光之智，也無專諸之勇了……」

「王先生！王先生！你再看看，你再看看，」語音截斷王秀才拉湊的章句，分產書掩了王曙的酒杯口。

「他娘的！你又來，非送你法院不可。」王秀才直立起身子，一手急劇地抓來分產書。

「你們都欺侮我，這裏有清風娘娘……頭上有天。」樸實打扮的農民跑去，一路吵罵着。

「真是神經病，王老先生不要氣，到鄉公所想法辦他。」劉師爺挺起身，王秀才則抖了抖袖子坐下。

混雜的情景沒有擾亂王曙的冥想。隣桌還在閒談清明時茶葉作否的問題。

「這壞蛋，簡直是四六不懂，他硬想霸我給他弟弟保管的家產，」王秀才臉上還罩滿怒容。「你

想王先生怎麼會管這些狗屁閒事。」

「晚間再說。」王曙擲下飯碗，分散起油印救亡刊物來。

每人在捧着讀，孩子們搶，號兵伸手要，廂房的老和尚也問起什麼事來。

黃紙卦條捏在婦女手裏，油印刊物擺在壯丁眼前。這也是鬥爭。

「我們要開個會。錢塘江北的大炮對着我們，東洋飛機就在我們頭上，我們「要救國救自己」！請政治宣傳員演講。」阿二高聲的吶喊，掩蓋不了鐵筒的劇響。

掌聲四起，板凳與桌腿相碰，驚訝眼光交錯着驚訝眼光，興奮侵入肺腑，每個都離開位置，壓制着急喘。

「乒乓……兵……」和尚敲着木魚。

「拍……拍……拍……拍……」花枝招展的女人，捧着筒搖籤。

「這次我們的抗戰，是整個民族求解放的戰爭，我們……」政治宣傳員跳上桌子，嘶喊，手舞，頭搖，兩眼巡視龐大的羣衆。

緊張貫穿了每人，眼光無數向上仰望，孩子們張大口，號兵擠了出去。

「給我「合同」，我不怕你，」那個農民揩了鋤頭闖到廂房，王秀才在和尙擁護下擺動着雙手。整個大殿的人羣，被捲起的濤浪攝鎮住了，像山在崩，海在嘯，嘶嚷混合着鐵筒響浪，怒吼征服了

羣衆的神經。

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！」

「中華民族復興萬歲！」

巨大的咆哮，在空間翻騰，拳頭如草叢似的高舉。一片嘶喊掩沒了廟宇的一切，擺攤小販在廟前擁擠。

「的……嗒……嗒……嗒……」號聲在遠處突響起來了。

「吡……吡……吡……吡……」這時戴竹編圓笠的漢子，三五一夥三五一夥地，挑着米袋從廟前走去。

戲台下的風波

煤汽燈一片亮光覆映下，照着觀衆們稠密的嘴臉，肩膀靠近肩膀，胸脯壓着脊背，無數的鼻樑隨着脖子在扭動。鑼鼓的急湊激動着每個人的心臟，就是擺小攤的阿七，也鼓舞起精神高叫：「老刀牌二十七個銅板小金鼠……」

偶爾戲台後的角落裏會響出巨吼：「去四！免三！二煞全門！」接着是賭客們的吵嚷與咒詛。這清雜音響像雷鳴似的。壓低了阿七的呼叫，衝突了鑼鳴而凝成的堡壘。

一個身穿缺了鈕扣的舊灰制服青年，滿面鎮靜而嚴肅地走進來，有些人和他揚手打招呼。向觀衆環顧一眼，他不言不語走向戲台對面的大殿。

「我們正等你，福新。」身材瘦瘦的小學教師楊光宇迎面走來：「你看戲這樣長久演下去，我們的夜梭就得關門了。」

被叫福新的青年，鼻子哼了聲，撓撓短髮，靠近黑板的木凳上坐下，望望這空洞教室，一個學生影子都不見，整排書桌子冷冷清清的，教授台上一盞煤油燈，寂寞的燃着。蚊蟲在光圈裏飛撲。

「福新哥，你想個辦法，把他們趕出去……」保長的兒子，錢生高聲說着。一陣手提鑼疾響掩覆

了他的話聲。錢生競賽似的嘴巴貼了福新的肩頭暴叫：「你只要出個主意，有我來動手，他媽屁地。」

「福新哥，我們開個會，商量商量。他們是成心成意來搗蛋，想破壞我們的夜校。」光頭頂的漢子，手掌在福新的眼前擺來舞去，抽空編回頭貼了楊光宇的耳邊低聲說：「聽傳言漢奸在紹興開了個祕密會議呢，萬一我們這村子……」

急雷般鼓響，像蜂臙似的灌塞滿小學教師楊光宇的耳朵，他只見禿頭漢子的嘴唇啓動，彷彿無聲影片上的人物。

歪頭望去，戲台上一個黃長肥褂的老太婆，嘴裏唸着什麼。持杖背身走去。密層層的人羣仰臉望向空台。樸素打扮的農婦，坐在大殿台階上，抽暇拍了拍腫在前懷的孩子。

鑼鳴鼓響的聲浪，已經減低，人聲沸騰中，只有幽婉悅耳的胡琴單調地響。

「沒有什麼別的妙法，除了詳細解釋，不怕厭煩的解釋在抗戰時期，這種歌舞昇平現象是怎樣一種罪過，我們不能來強制。」福新的響朗語音繼續下去：「我們在這測驗器裏檢查一下我們的工作，羣衆們……總之我們沒有打下堅固的基礎，沒有完全把握住羣衆們的意識。」

「你是說還找機會上台演講去解釋嗎？」楊光宇瞪起囚蛙似的眼睛：「我可不挨罵了，這是挨罵的事情，並且今天有打的風聲。」

院落透來一陣騷動的呼喚，教授台上的煤油燈起了不安的閃爍，福新抬起臉來。

四老關的彪形身材，在人叢中出現了。酒後的臉紅作一團，頭微微點動着，答謝觀衆們彼謙此讓而閃出的空隙。短小精悍的「義勇壯丁」捐來了條長凳。

「來了，副鄉長來了。」禿頭頂映出燈光一閃一閃地，他低呼着。

「福新哥你上台講一講救國的道理，給他們聽聽，看四老關怎麼樣。」錢生坐在一個較高的檯子口，發起兩膝說：「讓他們搬出去唱，我們這裏讀夜書。」

突然鄉公所劉事務員闖進門來，匆忙地。

「借條凳子，借條凳子，對不起！對不起！」順手提了一隻，又匆忙地走去。

「寫寫今天的壁報。」福新低頭掀起制服，從小褂兜裏掏出油印簡報：「消息不錯，津浦路敵人的計劃整個將要失敗了，台兒莊收復時殲滅萬把敵人。」

顯然是台兒莊對於人們是陌生的名字，他們沒有感到什麼。

抖了抖身子，紛紛站起來。錢生懶懶地挺了挺腰。

舞台換了個場面，嬌聲嬌氣的花旦，正向台下伸出食指發媚的唱着。燦爛鮮麗的裝束，在四老關眼前閃射。間或向他投一瞥眼。

「福新我們的事情……你等一些工夫上台解釋嗎？」楊光宇用一把生鏽的短把刀裁着白紙：「我們的夜校不能再延遲的停頓下去了。」

「不聽我們的話，勢逼得不能不打出去了，這是公衆祠堂不是姓……」錢生望了望門外四老圍背影：「他媽媽的。」

福新持了教師台上的煤油燈，移向木質薰黑的香案。

「我講也可以，你們負責把壁報寫起來。」拍了拍禿頭頂那傢伙的肩膀，跨出門去。

夜間胡琴音調出色的清爽，花旦嬌媚地抿嘴微笑，且對戴相公帽的小生裝着含羞的眉眼，趁空又瞟了下滿面紅光的四老圍。

福新挪過眼睛，在燭火迷離，暗影聳動的賭攤前站住。

「統統下上……這一柱不贏……他娘的」劉事務員抓了抓汗水淋漓的眉毛，大聲疾呼：「三……三……三……除三不來，免二，去么，四夠本。」

「淨手淨手」帶眼鏡的局主聚精匯神地把住「寶盒」。空氣立即緊張，所有的人都瞪眼注視「寶盒」上戰抖的手掌。

霎時，賭客們有的轉身擠出去，有的在算眼前賠的錢。鈔票混同銀角，誘惑着週圍的人羣，但劉事務員可不聲不響擦了擦汗，轉過了身子。

「都輸了，輸了個淨光……」向福新搖擺下頭，搬起木凳來。台前透來爆豆似的小牛皮鼓響聲。

「真是出乎意料之外呢！」福新說：「你竟也弄起這個撈什子。」

「不過玩玩罷了，玩玩罷了。」一面擦着汗。

「對於我們村子這次演戲，你有什麼意見沒有？」

「無所謂……無所謂。」

「鄉長的意思呢？」福新瞅着他那疲勞的眼睛。

「鄉長也並不……也是無所謂。」劉事務員像蒼蠅擺脫蛛網似的點了點頭，「我還有事……對不起……。」

走進觀衆們的圈子裏，劉事務員挨近四老闆粗壯身子坐下，揉揉眼，向戲台掃了眼。

花旦邁着輕捷嬌小的步子，在小生挾持下入場了。

「這小浪種……嘻嘻……嘻嘻。」四老闆深深透了口氣，一偏臉，望見劉事務員：「你到啥地方去咯！你告訴台主……我點齣戲梅龍鎮好不好，嘍，就是梅龍鎮吧？」

劉事務員會意地笑了笑。

「喂！剛才下場這個花旦必須扮李鳳姐這個角色。」最後，四老闆還叮囑了句，燃起隻香烟來。週遭靜下去，只有阿七「老刀牌二十七個銅板……」的單調叫賣聲。

台上空了場，煤汽燈響着，鼓架旁一個長衫漢子，調整胡琴絃細妙音韻時斷時續飄來。

大殿裏人聲沸騰，杯盤雜響。香頭來往舉弄冒火香把，花枝招展的女人，在擺卦攤前低訴。

王曙靠近六××桌，政治宣傳員拉了號兵坐在一起。王秀才舉杯向錢立讓酒，農婦手提黑紗傘，拜着菩薩。

「飢荒呀！飢荒呀！今年是大劫……吃糧現在就得向縣城去挑了……」鄰桌傳來感嘆，抵觸着王曙週身神經。

「從前這廟裏主祭，來吃酒的都是秀才，現在是洋學堂畢業生了……」王秀才筷挾素炒豆腐，送到唇裏。「潮流不同了，你看現在，雖有齊光之智，也無專諸之勇了……」

「王先生！王先生！你再看看，你再看看，」語音截斷王秀才拉滾的章句，分產書掩了王曙的酒杯口。

「他娘的！你又來，非送你法院不可。」王秀才直立起身子，一手急劇地抓來分產書。

「你們都欺侮我，這裏有清風娘娘……頭上有天。」樸實打扮的農民跑去，一路吵罵着。

「真是神經病，王先生不要氣，到鄉公所想法辦他。」劉師爺挺起身，王秀才則抖了抖袖子坐下。

混雜的情景沒有擾亂王曙的冥想。隣桌還在閒談清明時茶葉作否的問題。

「這壞蛋，簡直是四六不懂，他硬想霸我給他弟弟保管的家產，」王秀才臉上還罩滿怒容。「你

想王先生怎麼會管這些狗屁閒事。」

「晚間再說。」王曙擲下飯碗，分散起油印救亡刊物來。

每人在捧着讀，孩子們搶，號兵伸手要，廂房的老和尚也問起什麼事來。

黃紙卦條捏在婦女手裏，油印刊物擺在壯丁眼前。這也是鬥爭。

「我們要開個會。錢塘江北的大炮對着我們，東洋飛機就在我們頭上，我們「要救國救自己」！請政治宣傳員演講。」阿二高聲的吶喊，掩蓋不了籤筒的劇響。

掌聲四起，板凳與桌腿相碰，驚訝眼光交錯着驚訝眼光，興奮侵入肺腑，每個都離開位置，壓制着急喘。

「乒乓……兵……」和尚敲着木魚。

「拍……拍……拍……拍……」花枝招展的女人，捧着筒搖籤。

「這次我們的抗戰，是整個民族求解放的戰爭，我們……」政治宣傳員跳上桌子，嘶喊，手舞，頭搖，兩眼巡視龐大的羣衆。

緊張貫穿了每人，眼光無數向上仰望，孩子們張大口，號兵擠了出去。

「給我「合同」，我不怕你，」那個農民措了鋤頭闖到廂房，王秀才在和尙擁護下擺動着雙手。整個大殿的人羣，被捲起的濤浪攝鎮住了，像山在崩，海在嘯，嘶嚷混合着籤筒響浪，怒吼征服了

羣衆的神經。

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！」

「中華民族復興萬歲！」

巨大的咆哮，在空間翻騰，拳頭如草叢似的高舉。一片嘶喊掩沒了廟宇的一切，搥搥小販在廟前擁擠。

「的……嗒……嗒……嗒……」號聲在遠處突響起來了。

「哎……哎……哎……」這時戴竹編圓笠的漢子，三五一夥三五一夥地，挑着米袋從廟前走去。

戲台下的風波

煤汽燈一片亮光覆映下，照着觀衆們稠密的嘴臉，肩膀靠近肩膀，胸脯壓着脊背，無數的鼻樑隨着脖子在扭動。鑼鼓的急湊激動着每個人的心臟，就是擺小攤的阿七，也鼓舞起精神高叫：「老刀牌二十七個銅板小金鼠……」

偶爾戲台後的角落裏會響出巨吼：「去四！免三！二煞全門！」接着是賭客們的吵嚷與咒詛。這清雜音響像雷鳴似的。壓低了阿七的呼叫，衝突了鑼鳴而凝成的堡壘。

一個身穿缺了鈕扣的舊灰制服青年，滿面鎮靜而嚴肅地走進來，有些人和他揚手打招呼。向觀衆環顧一眼，他不言不語走向戲台對面的大殿。

「我們正等你，福新。」身材瘦瘦的小學教師楊光宇迎面走來：「你看戲這樣長久演下去，我們的夜校就得關門了。」

被叫福新的青年，鼻子哼了聲，撓撓短髮，靠近黑板的木凳上坐下，望望這空洞教室，一個學生影子都不見，整排書桌子冷冷清清的，教授台上一盞煤油燈，寂寞的燃着。蚊虫在光圈裏飛撲。

「福新哥，你想個辦法，把他們趕出去……」保長的兒子，鑿生高聲說着。一陣手提鑼疾響掩覆

了他的話聲。錢生競賽似的嘴巴貼了福新的肩頭暴叫：「你只要出個主意，有我來動手，他媽戾地！」

「福新哥，我們開個會，商量商量。他們是成心成意來搗蛋，想破壞我們的夜校。」光頭頂的漢子，手掌在福新的眼前擺來舞去，抽空纔回頭貼了楊光宇的耳邊低聲說：「聽傳言漢奸在紹興開了個祕密會議呢，萬一我們這村子……」

急雷般鼓響，像蜂蟻似的灌塞滿小學教師楊光宇的耳朵，他只見禿頭漢子的嘴唇啓動，彷彿無聲影片上的人物。

歪頭望去，戲台上一個黃長肥褂的老太婆，嘴裏唸着什麼。持杖背身走去。密層層的人羣仰臉望向空台。樸素打扮的農婦，坐在大殿台階上，抽暇拍了拍睡在前懷的孩子。

鑼鳴鼓響的聲浪，已經減低，人聲沸騰中，只有幽婉悅耳的胡琴單調地響。

「沒有什麼別的妙法，除了詳細解釋，不怕厭煩的解釋在抗戰時期，這種歌舞昇平現象是怎樣一種罪過，我們不能來強制。」福新的響朗語音繼續下去：「我們在這測驗器裏檢查一下我們的工作，羣衆們……總之我們沒有打下堅固的基礎，沒有完全把握住羣衆們的意識。」

「你是說還找機會上台演講去解釋嗎？」楊光宇瞪起青蛙似的眼晴：「我可不挨罵了，這是挨罵的事情，並且今天有打的風聲。」

院落透來一陣騷動的呼喚，教授台上的煤油燈起了不安的閃爍，福新抬起臉來。

四老闆的彪形身材，在人叢中出現了。酒後的臉紅作一團，頭微微點動着，答謝觀衆們彼謙此讓而閃出的空隙。短小精悍的「義勇壯丁」捐來了條長凳。

「來了，副鄉長來了。」禿頭頂映出燈光一閃一閃地，他低呼着。

「福新哥你上台講一講救國的道理，給他們聽聽，看四老闆怎麼樣。」錢生坐在一個較高的檯子口，疊起兩膝說：「讓他們搬出去唱，我們這裏要讀夜書。」

突然鄉公所劉事務員闖進門來，匆忙地。

「借條凳子，借條凳子，對不起！對不起！」順手提了一隻，又匆忙地走去。

「寫寫今天的壁報。」福新低頭掀起制服，從小褂兜裏掏出油印簡報：「消息不錯，津浦路敵人的計劃整個將要失敗了，台兒莊收復時殲滅萬把敵人。」

顯然是台兒莊對於人們是陌生的名字，他們沒有感到什麼。

抖了抖身子，紛紛站起來。錢生懶懶地挺了挺腰。

舞台換了個場面，嬌聲嬌氣的花旦，正向台下伸出食指發媚的唱着。燦爛鮮麗的裝束，在四老闆眼前閃射。間或向他投一俏眼。

「福新我們的事情……你等一些工夫上台解釋嗎？」楊光宇用一把生鏽的短把刀裁着白紙：「我們的夜校不能再延遲的停頓下去了。」

「不聽我們的話，勢逼得不能不打出去了，這是公衆祠堂不是姓……」錢生望了望門外四老鬍背影：「他媽媽的。」

福新持了教師台上的煤油燈，移向木質薰黑的香案。

「我講也可以，你們負責把壁報寫起來。」拍了拍禿頭頂那傢伙的肩膀，跨出門去。

夜間胡琴音調出色的清爽，花旦嬌媚地抵嘴微笑，且對戴相公帽的小生裝着含羞的眉眼，趁空又瞟了下面面紅光的四老鬍。

福新挪過眼睛，在燭火迷離，暗影聳動的賭攤前站住。

「統統下上……這一柱不贏……他娘的」劉事務員抓了抓汗水淋漓的眉毛，大聲疾呼：「三……三……除三不來，免二去么，四夠本。」

「淨手淨手」帶眼鏡的局主聚精匯神地抱住「寶盒」。空氣立即緊張，所有的人都瞪眼注視「寶盒」上戰抖的手掌。

霎時，賭客們有的轉身擠出去，有的在算眼前賠的錢。鈔票混同銀角，誘惑着週圍的人羣，但劉事務員可不聲不響擦了擦汗，轉過了身子。

「都輸了，輸了個淨光……」向福新搖擺下頭，搬起木凳來。
台前透來爆豆似的小牛皮鼓響聲。

「真是出乎意料之外呢！」福新說：「你竟也弄起這個撈什子。」

「不過玩玩罷了，玩玩罷了。」一面擦着汗。

「對於我們村子這次演戲，你有什麼意見沒有？」

「無所謂……無所謂。」

「鄉長的意思呢？」福新瞅着他那疲勞的眼睛。

「鄉長也並不……也是無所謂。」劉事務員像蒼蠅擺脫蛛網似的點了點頭，「我還有事……對不起……。」

走進觀衆們的圈子裏，劉事務員接近四老闆粗壯身子坐下，揉揉眼，向戲台掃了眼。

花旦邁着輕捷嬌小的步子，在小生挾持下入場了。

「這小浪種……嘻嘻……嘻嘻。」四老闆深深透了口氣，一偏臉，望見劉事務員：「你到啥地方去咯

……你告訴台主……我點齣戲梅龍鎖，好不好，愛，就是梅龍鎖吧。」

劉事務員會意地笑了笑。

「喂，剛才下場這個花旦必須扮李鳳姐這個角色。」最後，四老闆還叮囑了句，燃起隻香烟來。週遭靜下去，只有阿七「老刀牌二十七個銅板……」的單調叫賣聲。

台上空了場，煤汽燈響着，鼓架旁一個長衫漢子，調整胡琴絃，細妙音韻時斷時續飄來。

眼。

四老闆吐出口烟，靜靜思索而兩眼無神地望向舞台，門簾縫隙間，似乎露出花旦一雙俊俏的鳳星在眼前迸射。

猛抬頭，雪亮的煤汽燈下，福新的身影出現了，血立即漲滿四老闆的臉，酒燃燒着激動的胸脯，火

「拖下來！」四老闆指台高叫：「他總想搗我的蛋……拖下來！」

「打呀……打呀！」

「誰敢打——貪他媽媽的。」錢生擠在人羣裏，東顧西望的說。

「拖下來……」

「打打……打……」

「誰……那個說的？」

「不要吵，不要吵。」福新臉色蒼白，嘴唇戰慄着，平伸出兩手，「你們知道我想說什麼？很簡單，不敢涉你們作樂，可是民衆夜校的男女學生聽着，我報告個好消息，千萬弟兄在台兒莊流着鮮血，將那殘垣染上了光榮……克服了，完全克服了！我們今晚要到教室裏開慶祝會，這裏有時事報告……就是爲了這個事。」

人羣裏翻起了浪花，四老闆倉促擠出去。

「……今晚誰不到就開除。」爲了加強口氣，福新臨下台又堅決的喘吁着補充句：「全體不到，全體開除，因爲他失去了血性，不是中國的子孫。」

人們吵着，擁擠，議論，稠密的嘴臉閃動，眉眼飛幌，大量鼻樑在時閃時隱。

福新臉上流滿豆大汗珠，臉色還是蒼白，眉毛蹙成摺紋，眼睛頂撞着凝集到他身上的許多有力的眼光。

「福新哥，」阿七攔腰截住仰臉說：「幫幫忙，你若擾散了戲……真是我這幾天都是隨着戲喝點水的，在香烟裏混兩升米吃……若是散了……福新哥……」

像烈日下的冰岩，羣衆逐漸溶化了。大殿裏吸進一批批農夫與農婦，而後門吐出一批批老太婆伴同竄動的孩子。隨了騷動的來往穿透的肩膀，一隻有力的手掌從阿七身後抓來，福新在羣衆裏消逝了。黑影裏，阿七窺出「義勇壯丁」一張神秘的臉……

第二天清早，村莊裏的人再看到福新時，他那右手已經包纏起紗布，而帶有濃紫血蹟的嘴唇，塞了漿糊刷子。左手放下人們熟習的那隻小圓筒，面朝粉壁牆，撕扯起紅綠圈畫的紙張來，在貼壁報。

「管台兒莊作什麼，錢生唸唸杭州的消息吧，日本鬼子過江了沒有？」人羣裏有誰說。

意外的事情

一

省黨部頒布了「二五減租」條例的消息，中午就沿着公路傳到上王村來了。像燕子遇到春末的明媚氣氛似的，這消息使佃農們成羣聚夥的飛揚起眉毛齊談着，趁了歇晌的時候。

「農村救亡分會」的宣傳隊，在石灰牆上開始製作新標語。隊長黃大牙袒露着爲烈陽晒紫了的廣闊胸膛，牙咬着三寸長的油黃烟管，瞄摹刷塗漿糊的部位，捏在粗手指頭上的彩色紙，正在上下移動。幾個圍繞乾松柴堆相互追打的孩子，飛跑來了，湊攏一塊兒睜着困惑的眼睛張望。他們的胸脯並沒因爲嬉戲突然的截止而平息，依舊一高一伏的喘吁着。赤光膀子，下身僅穿一條短灰褲的孩子，彎腰搶了一張標語，跑了。另一些哄笑起來。

「這些野孩子！拿去作啥，又不識字……站下。」黃大牙掉轉頭吆喝道。

這時，石灰牆壁的一口潔白的紙糊窗，霍地閃開，伸出一個鼠鬚鼠眼的漢子，手拿小綠穎毛筆，情景像是寫算賬目，一架「昏花」的眼鏡還沒有摘下來，顯得更加陌生與嚴峻。

「你又到我牆上糟塌什麼，你不拿到自己家門去貼。」

「縣裏要辦二五減租，王保長，這是他們讓我來貼的，大家議決了的事情。」看看保長的臉色不對，就挾起紅綠色紙張：「好，我到宏堂叔門口試試。」

孩子們有興趣的追隨着，吵鬧不休的。

二

密星滿佈的黑夜，上王村一個角落上的祠堂，吐露出燈耀燈火，帶有誘惑性似的，吸引進擁擠的人羣，一些毫無拘束的狂笑和高喊，飄蕩在週圍。

黃大牙的蚱蜢臉上，閃着光，懷抱鼻涕滿唇的孩子，在燈下擠來攘去的揮動着手掌，照顧每個到場的人。

「坐的櫃子都不够了……」騷擾人羣中，冒出一聲高呼。

「這邊有個空坐位，宏堂叔。」黃大牙遠遠搖起手來。

一團喧噪聲中，身材短小的阿寶面向海似的羣衆，闡說「二五減租」的意義了。

亂雜聲浪逐漸低消，黃大牙蹲在牀角劃火點烟，一手托着那不住地扭動的孩子的屁股。而他那深埋在破烈陽晒焦的睫毛下兩隻眼睛，發射出一種興奮洋溢的光輝。

「對咯，我們能專心一意來耕作我們的田，省點錢施肥，地主不會吃虧……」前排有人切斷阿

寶的話大叫。

「非要吵嚷扯起你的耳朵聽。」

「儂的嘴也得用臘燭封上。」

人羣裏爆發起笑聲，一個女人的尖銳音浪在抑止下吃吃不休。

「聽着，聽着……」阿寶提高喉嚨嚷。

「不用拿別的來講。」宏堂叔曲勾下頭，顛向黃大牙小聲說：「我一家連大帶小七口人，兩個大點的兒子，就是你那倆阿哥——雇給茶棧作短工去，爲的是端午節前能掙幾個銅鈔填補填補零用，還有冬天的棉衣服……真的不「二五減租」不够吃，非這樣荒了自己田……」

「不要響噯，宏堂叔聽聽阿寶……」誰從旁邊插了句。

「不錯噯！」全付力量傾注在阿寶語調間的黃大牙開始發表意見了，「那樣保管多打幾石糧，田主決計不會吃虧，譬如我租的王保長八畝田，一畝就算打三石穀，才能剩下十石零些，這荒亂年景，油鹽都拚命的漲，還得扣除欠債利息……一家人怎麼過？」

全場的人，眼光凝集在他身上。黃大牙低頭瞅了下入睡的孩子，用衣袖揩着額角汗珠，坐下去！

「我們得動員宣傳組組員說服田主，福生怕有什麼話講嗎？」阿寶上半身的大黑影子，在牆壁上劃着活動。

「你們都嚷減租減租，可是鄉公所沒有公事；老實講，有人肯出地賦，自衛捐，壯丁費……三五減也非要緊，這不是國難期間嗎？大家都得吃些苦頭。」鼠眼鼠鬚的王保長站起身來，人叢中讓開一道甬路，他邊說邊離開了祠堂大門。

「不能成啊，沒有公事下來，我們光開會有屁用。」燈光下的人羣又騷擾沸騰起來，宏堂叔叔趁空擠出去。

洋溢在黃大牙眉宇間的光輝，飛逝了。乾燥的兩隻黃眼瞳巡視着走動的人們，想：「作什麼事都心不齊……心不齊那略弄法呢？」

裝了一袋烟，還沒抽完，會就散了。黃大牙和阿寶打了招呼後，夾在每個口裏像爆豆似的唧噥着散會太遲，在夜的擁推聲浪裏，走到街上。

夜色裏，凡有人影聳動的地方，切切私議的聲音就會隨了微風傳來。

「管他娘，減就減，不減就不減，反正往年也沒餓死。」黃大牙一路思索着，回家放下了睡着的孩子，又走出來。

村外，滿耳一片草蟲的顫鳴，七雜八亂的螢火蟲，帶了發放綠焰的光囊，沿了草叢高低飛舞着，尋覓池塘。

夜風送來芳草的乳香，平靜氣氛中，農作物刷刷地作響。

「那一個？」有人厲聲問。

「老百姓。」

「半夜三更做什麼啊！連狗都伏在窩裏貼下了兩隻耳朵。」

「車水呀！你問白天嗎！自己沒有水車，白天誰不使牠，幸虧有個夜晚，才能抽空借借。」

「種稻子還是什麼？一年有三季好耕不？」哨兵的輪廓顯明了。

三

村邊一道淺草掩覆的溝渠，銅鈴般的水流聲斷斷續續的勁響。

宏堂叔負耙走來。潑潑的下嘴巴隨了鞭中的動作一裂一裂的。

「我想借借牛，趁着這陣雨耕耕那兩畝田……你們都動手耙了。」黃大牙不勝羨嘆地摸摸牛

背，「真是好牲口。」

「人口多的家數都插好秧了，我們人手少，巴掌大小的地，還忙個死去活來……遭劫的年月！」

「宏堂叔，我來幫你作，耕完你的，我用牛，反正一兩天的工夫，再過幾天得種晚稻了。」

宏堂叔嘴角裂開露出一排殘污牙齒，不加思索，將耙放到了黃大牙背上，自己牽了兩隻犄角放

肆地向外分岔開的水中，走在前邊。

「減租這門路，有點望頭沒有？王保長嫌你太荒唐了，明年的地想不租把你，真是……」
「管他娘。」

走上畦邊，黃大牙把烟管插進頸後衣領間，脫掉布底鞋，站在耙上了。

眼前，無邊的陌野，向外展開去。茶園，桑林，墓草，零碎的伸佈在四圍，浴着雨後的清新色彩，蓬勃的抖動着。

耙的急趨，使週遭景象忽左忽右地亂閃。

大塊土壤翻濺起混濁的泥水，牛腿陷入泥層，慢吞吞拔起，一步挪不了四指，又陷進去。黃大牙不停嘴咒嚇，牛鞭在牠的犄角邊搖來擺去，但皮毛絲毫沒有沾染那鞭上塗滿的泥水。

宏堂叔蹲在另一塊稻畦上，拔着還想掙扎活下的野蒿草及蕨菜。偶爾仰頭望望黃大牙，「真是好體面耕手……就是命薄了……」就不由會這樣想。

爲了不糟塌時間，黃大牙的粗僵手掌，沒有離開過長繩。有時他必定抽口烟，那也是站在蛇動的耙上，而點火是趁着耙到田邊回拐過來的霎眼空間。雖然宏堂叔幾次的喊：「歇歇吧！不忙，明朝一天總能作完。」

「不吃累，我比你不一樣，正在火力旺的年紀……嘻……嘻……」他就這樣把話音傳過去。

「吃累了……明天耕完你使牛，我一個人插秧吧！」一直到歸村的途上，宏堂叔還是過意不去。

的說。

「農村抗敵救亡會」召集宣傳隊談話的時候，黃大牙剛從宏堂叔家裏回來，抽晚飯後的一袋烟。

「出席不要太早了，在那樣坐着等，先躺一些時再去也不遲。他心裏想着便倒頭睡去。

老婆默無一語的編竹筐，身後，雷聲一陣陣作響。

烟管的火，早已熄滅，從黃大牙的口上掉落到地下來；這一夜連孩子也沒受到他的撫摸和讚罵。

四

一陣急雨似的敲門聲，立即闖進四個鄉丁。凝靜的晨曦氣息，驟然緊張起來。

「不要讓他跑了。」

「老李你去守住北窗。」

「什麼事……天呀！」

「不要吵……黃大牙在屋吧！」一個班長模樣的傢伙，手拿駁壳槍跳進院來。

「哎呀！天……」北窗上有人影的幌動，使老婆的嗓子更尖銳了。

「弗要響！誰是逃兵……我去看看。」黃大牙臉色蒼白了，顫抖的腿，在床下勾鞋。

「你不要去，快逃吧！」老婆扯住他的胳膊。

「快開門……快……快……」一陣碰碰的門響。

「噢……來了。」黃大牙在牆角抓起一把鋤頭。

突然房門又裂倒開來，一個面熟的鄉丁立在黃大牙的眼前了，而後者手裏的鋤頭，從空中輕輕放下來。

知覺頓然麻木了，黃大牙癡立着。

「什麼事呀！劉班長。」老婆張大眼睛問。

「抽壯丁呀！王保長報的兩個壯丁裏，一個是黃大牙。」劉班長一邊說着，一邊將駁壳槍投入木盒裏，粗重地喘了口氣。

夜與晝

站在航行於夜的甬江上游的哈納輪甲板上，環顧着蒼黯的波濤，和遠方幽深的密竹叢，心神隨了廣展着的夜空，覺得寬舒而輕鬆了。涼爽的秋風，吹散了終日跋涉的疲勞，我仰臉望着天空的繁星，辨認着「大熊座」與「織女」……睜着凝靜的眼睛，逐漸被帶到無止境的遐想裏了。

大地如同鋪上無邊際的黑氈，隙縫間錯綜地映着電燈，彷彿靜懸着在半空裏。

「定海到啦，客人自己當心行李！下船時人多手雜。」茶房嘶啞的喊聲，從統艙間透出來。

幾個水手在黑陰裏，開始搬弄繩索，偶爾傳來爆豆般嬉笑。旅客有的跑上船面張望去了，指手劃脚地。一個肚子胖得圓桶似的商人把肩膀靠近了我，說：

「從海門帶來的橘子，不納入口稅吧！先生！」

「當然。」我簡捷了當地答覆這四十多旅客裏僅有的攀談的對手。

「要是一定要檢查，那就很麻煩。中國人辦事淨經小處着眼，對自己人也這樣仔細。」

「你不是到府上了麼？今晚能舒適地睡一覺了。」我故意撇開這樣說。

「越是熟人，越檢查的利害。這幫警察……真是老話說：『閻王好見，小鬼難過。』」

船近岸時，夜的肅穆被撕裂成碎片。統艙房艙甬道樓梯口……每個角落都吐出——黑壓壓人羣，紊亂地擠挨着，響亮地騾叫着。帶扁担的挑夫，像潛水艇似的浮沉在人叢間。

「船馬上開上海啦！有行李下去的交給我呵！」斜着身子往人隙裏鑽的矮個子這麼的在嚷。如果旅客攜帶着提篋等類，那就誘來一團的騷擾與咒罵。圓桶肚子的商人，氣喘喘地將大藤篋交給一個光頭漢。

一陣「隆隆」聲響過，人羣蜂湧地登岸去了。同時，碼頭上的另一羣龐大的人流，像沖潰防堤的山洪樣突破警察的防阻線，衝向船來。

「哈個事……」我儘力支持着向後倒的身子問。

「到上海……福生抓牢儂的提箱……快……」年輕的陌生者擠過去了。

「下船客人走完，你們再上去」接着是拍拍的藤棍抽打什麼的響聲。

我逆着人流，挺身衝了一下，只擠到電光刺目的飯館門口，被阻住了。爐火熊熊的鍋竈，放着熟烘烘蒸氣，並帶來一股香噴噴的牛排骨味。

「誰？」一聲高叫警察跳了過來。

「這傢伙，硬推硬擠。」立在我身邊的胖商人說。

於是肩上海着重皮箱的漢子，爲了離開那擺動到眼前來的藤棍這些，不得不挨到我的身邊來。

了。

「你們到上海能出口嗎？」我瞟着這漢子的刮得淨光的下巴問。

「爲什麼？你說壯了嗎？馬馬虎虎的，這都是快到太陽下山年紀的人……」沒說完，見警察影子一逝，他立即背起皮箱，衝上前去。

「中國人事事都馬虎，就這樣馬虎的失去一半土地。那有入口不檢查的。」商人挺着桶形肚子微微喘吁道。

不願讓耳朵沾染這傢伙吐出來的，那帶脂肪味的語音，我掉過頭聚精匯神巡望着流過的人羣。鄉婦和啼哭的孩子，可像稻田間野草那樣稀少。

這一晚我睜着不安的眼睛，直到半夜。

當我踏進上虞境界時，正是冬初的一個有太陽的早晨。寒雀敏捷地在叢林間伸展着薄薄的翅子，野雉咕嚕咕嚕地高啼着。多麼新鮮的江南的冬野呀！麥苗一片片的散滿了原野。

我提了不重的布包，順着麥田間的草徑，緩慢的走着。

瞬間，迎面閃出一羣有着雄壯魄力的隊伍，這使我心裏立感到有如教徒伏在基督脚下那樣景慕之情，我恭謹地筆直地立在路旁。

隊伍像鐵索鍊似的拖長，除了肩上斬齊的槍枝和臂間「浙江省驟諸新遊擊隊」臂章一色無

二外，相同的還有每個人都揚溢着一臉的朝氣。然而他們的服裝雜亂得可不順眼：芝布大褂，蒼青色工裝，醬紫粗布短襖，黑布制服。灰而髒的外套……真如舊衣鋪陳列窗似的叫人眩目。

瞅了我尖尖的一眼。那穿對襟小褂的傢伙，肩上抗着自動步槍，兩隻鐵腳搭在左肩，槍筒警戒似的朝着高空。

等到過去了六十七挺輕機關槍，隊伍的粗尾巴才現出來了。那是一輛兩人抬的竹椅轎。像要發掘某種奧秘似的，我探頭窺望着它。當中的一輛遠遠走來，一個樸實的少婦，大半身露出簾外，手溜彈像項鍊樣掛滿她的前胸。等抬到眼前，嚇駭槍口正向我展着小圓嘴，從布簾縫間露出來。

轎沒停下，然而轎邊却走來了沒帶步槍的高個子的勤務兵。

「瞅什麼？」許是看到我的徽章，這小傢伙又改了口氣：「同志！到那去的？」

「到前面一個村子，你們呢？同志！」

「到前線打日本鬼子去，今夜就得摸過江。」這小傢伙抽出手槍裝模作樣的大搖大擺向轎子追去。

「再見呵！」我給了他一個熱烈而真摯的臨別招呼。

立在路上默望着，挑零碎什物的伙夫的背影，不知過去了多久，這才想起自己曾經從他身上得到些快慰的對手——那圓肚商人是早在定海就分了手，並且前面還有廿多里的路程等着我走呢！

想到定海，我不禁虔禱着：「願前夜所見的會在白晝的光輝下消逝溶化」
聳了聳肩，打着嘴脣，我又提起了不重的布包。

詩人的憂鬱

天死陰沉，灰雲在頭上飄捲，氣息潮濕而悶窒。

入伍那天的興奮，早已在投筆從戎的詩人葉綠菊的週身消逝，心胸塞滿了煩惱。

「春花秋月何時了。

往事知多少；

小樓昨夜又東風，

故國不堪回首

……」低誦着詩句，孤另另地背倚了一株法國梧桐，眼睛向遠空凝視，一隻鴻雁在飛。

落葉凋零地一片，飄下來。詩人葉綠菊摸了摸，濃厚的長髮，坐在殘草上，嘆了口氣。

「孤獨啲！兩隻白而柔的手，撮起了下額，沉思什麼。

短裝灰色軍衣，在他瘦俊身材上失去了潤澤似的。只有豐密柔髮，給他些微安慰。詩人葉綠菊不時撫摸着牠，手掌從前額緩慢地沿耳挪移向腦後。眼光迷惘無力地垂視散滿地皮的枯葉，感喟情緒在腦際動盪着。

「故國不堪回首

當年春。」詩人葉綠菊像喫檳榔樣重復咀嚼末尾的詩韻，燃起一隻香烟，漫意地噴吐出婀娜的圈紋。

「噤噤……」傳來警鐘宏亮地高鳴。

詩人葉綠菊立起身子，走向隊伍暫駐的基督教堂。見到門崗的影子，擲掉了烟尾。

「成」班縱隊「集合」。少尉排長胸脯筆挺，發下了命令。

詩人葉綠菊暮氣地夾雜在兵羣間，不聲不響。一層無形絲網束縛上他的身子。點名開始了，薄薄冊子不住翻捲，少尉排長用鉛筆劃什麼。

「葉綠菊。」

「有。」像觸電似的他咬牙微答，左脚並沒移動，仍然作着「稍息」的姿式。

「大聲，要精神……葉綠菊。」

「有。」保持着尊嚴，傲慢地重復了句。

少尉排長瞥了他一眼，續繼點過去。之後，開始訓話了，斬釘截鐵的音調，隨同揮舞的拳頭，也引起詩人葉綠菊的興味。相反，他感到厭煩，俗氣。眼瞅向瓦屋頂直立的十字架，旁邊有鴿子羣在騷動。

「報告葉同志字筆美妙，壁報由他負責……」粗眉大眼的三班班長說。

詩人葉綠菊遲疑了，下瞰班長的掃帚眉，那鰲黑額骨和橫肉，像魯智深呢！多麼庸俗呀！

「……葉綠菊聽到沒有？」是少尉刺耳的音調。

「……聽到了……」

「解散！」

零亂脚步，響起來配合着兵們的喧笑叢談。每一個臉都具有樸實而欣悅的神情，在詩人葉綠菊臉前，搖來擺去。一個笑音爽朗的傢伙，嘴裏閃耀着金牙光澤。另一個矮小身材的，追逐起眇了一隻眼的漢子。

「老葉！」稱呼帶來了侮辱，詩人葉綠菊閉着唇，忍氣吞聲地扭回頭，一隻粗厚手掌拍過來，他側歪一下肩膀。

「你得教我作詩，壁報上你作詩了沒有？」又是三班班長的囉嗦。

「……作詩不是容易的，得有天才……」詩人葉綠菊摸了下頭髮，迎面看了看，啊！一臉橫肉。

「……壁報……」

「我是來搜集材料，腦子不集中呀！壁報還是你編……」轉過身子，走到角落的操場。

鴿子在頭上，自由飛舞。兵們在競賽「跳高」，跨過「標架」，人羣中響起一陣歡呼，落在草地的尋食灰鴿，又驚起回飛。

「我也來一個……」三班班長從詩人葉綠菊身邊跑過，疾馳而去。

「躲開，躲開。」一手拿了紅毛衣的傢伙高喊，兩眼聚精會神地凝視飛跑者的脚步，彎勾下腰。

「好哇……」響起一片轟鳴。

「再來一回，班長。」誰在高叫。

「閃開，閃開……」牙齒有金色光亮的傢伙跑來，後面矮小身材的和眇了一隻眼的漢子，爭搶起飛跑者擲下的軍帽。

「孤獨嘯，」詩人葉綠菊吸了口香烟，滿懷無聊而惆悵的心情走回來。

「葉綠菊頭髮該剃短一點，那麼長，多難看。」少尉回臉說一聲，一邊答着門崗舉手禮，邁着捷健脚步走出去。

「神氣，」吐出濃烟，詩人朝空打了個懶嚏。

開飯了，人們雜亂擁向廚房，三班班長從身後跑來，光禿頭頂冒着蒸氣，滿臉橫肉，現出紅光汗水在滴。

「老葉，勿論如何你得給壁報作首詩。」三班班長一手揮着軍帽，一手拍了下詩人葉綠菊的肩膀。

「……妙……」

「……哈……哈……」

「不文雅的怪東西。」詩人葉綠菊落在他身後，說了句。

飯後，院裏捲起一陣風，秋葉紛紛飄盪，濃雲也翻滾起笨重的身子。遠處傳來雁鳴，誘惑着人們的鄉感。

詩人葉綠菊孤立院心，在搜求詩句，不時嘔吐出香烟氣氛，偶爾會舉手摸下柔髮。

「孤獨嘞！」仰臉朝天，吐了口悶氣。

「老葉！作好了詩沒有？」湖南土音極重的眇目漢子問。

「我腦子不集中呀！」

「最妙能寫衝鋒的詩。嚇！馬嘶人喊，那才有味道呢！」

「呸！」詩人葉綠菊走開去。

後面有人追來了，又是三班班長。粗肉縱橫的臉上，現着愚蠢的表情。

「我作了一首詩，老葉！」他忸怩不安地說。「我念給你聽聽，題目是防空——」

日本飛機天上轉，

就到擲下五百磅炸彈；

老百姓，不要慌，兄弟們，不要看，

伏在地上四下散。」

「……好……」詩人葉綠菊敷衍了句，昂頭走向操場。

「……你看，同志！最好給改改，我……嘻嘻……我弄不來呢！」班長撕纏着。

「我的腦子不集中呀！晚上再……」一眼不瞅，邊走邊漫意噴着香烟。

操場上見不到一個人影，秋蟲低吟，交組成一片無形的琴絃，顫動的音韻激動着詩人葉綠菊的心胸。

「多麼寂寞呀！」摸了摸頭髮，巡視四圍一週，像一片荒涼沙漠中的旅客似的，懷着孤寂而悵惘的心情，坐下來。

「春花秋月何時的了，

往事知多少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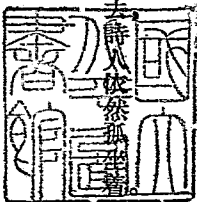
小樓昨夜又東風，

故國不堪回首，

……」兩手捧起下額，詩人葉綠菊又在低誦了。

遠處飄過一陣激心動魄的雁鳴，門前十字架在暮色蒼茫中，靜靜地模糊下去。

「孤獨嘯」順手摸了下長髮。



烽火叢書第九種

夏忙

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九月初版

實價國幣一角八分

著者

駱濱基

發行者

烽火社
重慶沙坪壩十三號

總經理

桂林文化生活社
桂林東江路

有著作權

禁止翻印

82

773634



KBC
G
246.7
31